

- [19] 狄文婧. 丧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学杂志, 2009, 23(5): 372-376.
- [20] 许兰, 马丽新, 宁长富, 等. 济南市区不同养老方式的丧偶老人心理状态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3, 23(1): 34-35.
- [21] 吕永贞, 林粉. 老年性抑郁症的临床分析及护理[J]. 现代医药卫生, 2005, 21(23): 3296-3297.
- [22] 金露, 李会, 夏光兰. 影响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研究——安徽省长丰县问卷调查实证分析[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8, 22(12): 71-72.
- [23] 冯晓黎, 李兆良, 高燕, 等. 经济收入及婚姻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J]. 中国公共卫生, 2005, 21(12): 1426-1427.
- [24] 樊爱珍. 老年人身心问题的社区护理[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下旬版, 2005, 21(6): 72.
- [25] 吴振云. 老年心理健康的内涵、评估和研究概况[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3, 23(12): 799-801.
- [26] 张红. 对老年人衰老认知心理调查及分析[J]. 现代护理, 2006, 12(10): 914-915.
- [27] 邹涛, 姚树桥. 从心身医学观看老年生活的医学化[J]. 医学与社会, 2007, 20(4): 13-14.
- [28] McGeer PL, Eccles JC, McGeer EG. Molecular Neurobiology of the Mammalian Brain[M]. 2nd ed.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7.
- [29] Topic B, Oitzl MS, Meijer OC, et al.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xtinction-induced despair and age-dependent alterations in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and neurochemical parameters[J]. Neuropsychobiology, 2008, 58(3/4): 138-153.
- [30] Grossarth-Maticek R, Eysenck HJ, Boyle GJ. Method of test administration as a factor in test validity: the use of a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in the prediction of cancer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J]. Behav Res Ther, 1995, 33(6): 705-710.
- [31] 姚远, 陈立新. 老年人人格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2005, 152(4): 10-15.
- [32] Scheier MF, Bridges MW. Person variables and health: personality predispositions and acute psychological states as shared determinants for disease[J]. Psychosom Med, 1995, 57(3): 255-268.
- [33] Costa PT Jr, McCrae RR. Influence of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y and unhappy people[J]. J Pers Soc Psychol, 1980, 38(4): 668-678.
- [34] 侯玉波. 人格、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老龄化[J]. 中国临床康复, 2002, 6(17): 2523-2525.

(收稿日期: 2011-03-30 修回日期: 2011-05-04)

• 综 述 •

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研究进展

王 我 综述, 况 利[△] 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400016)

关键词: 意识; 自我评价; 未成年人

doi: 10.3969/j.issn.1671-8348.2011.17.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48(2011)17-1709-03

心理学中, 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中, 意识发挥着调节、控制及指导的作用。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 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如身高、体质量及体态等)、心理特征(如兴趣、能力、气质及性格等)以及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如自己与周围人们相处的关系、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与作用等)。正是由于人具有自我意识, 才使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控制和调节, 使自己形成完整的个性, 因此, 自我意识在个体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 世纪中叶以来, 自我意识开始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儿童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自我意识水平较低的未成年人会表现出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1-3]。因此, 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影响因素综述如下。

1 自我意识的研究工具

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与相关因素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国外对研究自我意识所用的主要量表有 Marsh 等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SDQ)、田

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 TSCS)及 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 PHCSS)等^[4]。实际应用中, 考虑文化差异及实验条件, 一般在进行检测时, 会对国外量表进行修订。最为常用的是 PHCSS, 该量表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Piers EV. 及 Harris DB 于 1976 年编制并修订的未成年人自评量表^[5], 通过评估未成年人的行为和属性了解其自我意识水平, 判断心理健康水平, 适用于 8~16 岁的未成年人, 信度和效度较好, 分为行为、智力与学校、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6 个分量表。该量表为正性计分, 各分量表和总分分值越高表明未成年人自我评价越好, 总分低于 46 分者提示自我意识水平较低。2001 年由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苏林雁教授联合国内 20 多家单位, 将此量表进行了标准化并制定了中国常模^[6]。研究发现并证实了年龄、性别、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健康状况及城乡差异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发展。

2 自我意识整体水平的调查

2007 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一项调查显示当地农村中、小学生低自我意识发生率为 32.43%^[7], 2008 年中国东

[△] 通讯作者, Tel: 13908379733; E-mail: kuangli0308@163.com。

部较发达地区安徽省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小学生低自我意识发生率为 32.40%^[8]。2009 年中国重庆医科大学主持的一项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重庆市农村初中生低自我意识发生率为 28.11%。而国外对某一地区整体低自我意识发生率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对易感因素的研究。

3 自我意识的影响因素

3.1 年龄 总的来看,未成年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但整个发展过程并不是直线等速的。韩进之和魏华忠^[9]研究发现中、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趋势呈曲线形,呈现出 3 个上升期和 2 个平稳期。有研究认为自我意识发展过程的曲线是起伏变化的,从小学到初中逐年下降,青春期后显著上升,大学毕业后开始下降,到中年后再次回升,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下降^[10]。这种趋势发生的时间、起伏的高度受自我意识的内容影响^[11]。尤其在某些关键期和转折期,如幼儿期及少年期,尤其是初中二年级。吴怀能等^[12]对浙江小学生的调查也证实了这点,即低年龄组自我意识高于高年龄组。

3.2 性别 男、女生的自我意识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一项调查表明农村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在男、女性别上是不同的^[13]。男生存在较多的行为问题,女生存在较多的情绪问题,符合心理学的一般规律,女生自我意识在行为、智力及学校情况等方面,分量表分值比男生分值高^[14]。在对城市学生的调查中,女生躯体、外貌与焦虑分量表分值比男生低^[15]。而在农村学生中,男生的自我意识水平较高,学习成绩较好,对躯体和外貌的满意度高;而女生更关注自己的外貌,容易焦虑,自我意识水平较低^[16],这一方面受女生性格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还受中国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女生更容易自我贬低。因此,教育者不能忽视未成年人性别差异,在教育过程中应当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

3.3 经济水平 城市与农村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差异性已被国内外多项研究所证实,但在其水平高低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国外有学者认为处于较高经济阶层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高于处于较低经济阶层的未成年人。因此,一般认为城市学生的自我意识高于农村学生。吴怀能等^[12]对浙江部分未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城市未成年人的各分量表分值及总分均高于农村未成年人,季颖等^[17]发现城市学生的行为和焦虑得分均低于农村学生,表明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容易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恰当,表现出较多的情绪问题。重庆医科大学的调查也发现处在城市边缘的农村未成年人比偏远地区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总体水平要低,提示经济环境因素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影响。

国内存在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暂住儿童(农民工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很多研究证实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子女的自我意识明显低于一般的农村或者城市儿童,Zhao 等^[18]对安徽省某县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低于当地农村儿童;陈学斌等^[19]对兰州市某农民工小学学生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儿童自我意识水平显著低于农村及城市儿童。这些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3.4 家庭环境 父母文化程度、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关系等是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发展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父母行为。一般来说,文化层次高的家庭,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文化程度高的家长,对教育动态敏感,易接受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趋于理性。总的来说,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自我意识越高;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未成年人则较易出现行为、学习和躯体认同方面的问题^[20]。

有研究证实父母对孩子较多采用鼓励和赏识的积极态度可提高孩子的自信心,使其趋向于自我肯定^[17]。父母对孩子的接纳及情感投入与孩子的自我意识水平相关^[21]。Marccoby 曾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养方式的影响进行概括:(1)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父母强调服从、尊重权威,而经济地位高的父母重视独立、创造和抱负;(2)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父母倾向于严厉和专制型,经济地位高的父母多是允许和权威型;(3)经济地位高的父母与子女交谈时多采取讲道理的方式;(4)经济地位高的父母向孩子表达更多的情感和温暖。父母亲的理解、温暖以及教养方式一致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中的多个因子都能产生正向影响,发挥促进作用;而严厉、惩罚、拒绝及否定等因素则会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产生消极作用,并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发展的总体水平产生负面影响^[22-23]。个性外向的父母能更好地与孩子沟通,帮助孩子形成自我评价。家庭中父母为外向型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水平明显高于父母为内向型的未成年人^[24]。同时,与家人关系融洽的未成年人能更好地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自我意识水平也越高。

单亲家庭结构或父母在外打工的家庭会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发育产生不良影响^[25]。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多作正面引导,少呵斥打骂,给予未成年人更多情感关怀,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减少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发生。

3.5 学校环境 未成年人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因此,学校类型、教师素质、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及学习成绩等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未成年人的自我评价最初是以父母和教师对他们的评价为参照,他们对未成年人成绩的评价直接影响其自我评价。因此学习成绩是未成年人自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学习成绩越好,自我意识水平越高^[26-27]。值得注意的是,在师资及其他条件较好的学校中,学生的总体自我评价较消极^[28],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相互竞争激烈,有更多压力。家长和教师应在学习中给予学生更多鼓励,尽量避免损害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良好的学校氛围和人际关系可以减少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发生。一项 Meta 分析也证实:积极参与校内外活动、多与人交往以及良好的学习成绩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意识^[29]。

3.6 健康状况 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儿自我意识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上的得分均低于正常儿童,存在自信心不足、不合群和社会适应能力差的问题^[30]。单纯肥胖的儿童或青少年自我意识水平较低^[31]。学习障碍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各因子及总分均较低^[32]。提示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的同时,应及时进行心理辅导,矫治情绪问题,以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7 其他 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如酗酒、抽烟及社会交往等。墨西哥一项调查表明在烟酒消费较大的城市中,未成年人的自我意识明显低于农村未成年人^[33]。澳大利亚一项未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参与多项业余活动者不参加者在社交自我和自我价值上的评价更加积极^[34]。因此,社交活动的积极作用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

4 展 望

国内外现有关于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相关因素的研究既有单一因素分析,又有多因素关联分析。国内研究人员在城乡差异的基础上,还就学校、性别及家庭经济状况对自我意识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进行分析,对农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进行研究,为国家和各个地方制定相关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了基础数据。目前学科整合、相互借鉴和启发已成为一种趋势,对自我意识

的研究可以整合心理学、医学及社会学等多领域资源。有学者提出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质性研究,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有机结合,增加干预和追踪,探讨自我意识是否随环境和时间变化而变化,这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樊富珉,付吉元.大学生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5(2):76-77.
- [2] Byrne B.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xiety, fear, self-esteem,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adolescence [J]. Adolescence, 2000,35(137):201-215.
- [3] Ozmen D, Ozmen E, Ergin D,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self-esteem, depression and body satisfaction with obesity among Turkish adolescents [J]. BMC Public Health, 2007, 7:80.
- [4] 周爱琴,石淑华.儿童自我意识的理论模型与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2003,20(1):22-26.
- [5] 苏林雁,刘明华. 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在湖南的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4,2(1):14-18.
- [6] 苏林雁,罗学荣,张纪水,等.儿童自我意识量表的中国城市常模[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6(1):31-34.
- [7] 郭金仙,刘红,邱伟涛.农村学龄期儿童自我意识评价状况调查[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8,22(10):66-67.
- [8] 何丽,苏虹,赵科佚,等.农村中小學生自我意识水平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8,24(11):1293-1295.
- [9] 韩进之,魏华忠.我国中、小学自我意识发展调查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85(1):15-18.
- [10] 史静华,李亚琴,孙玉梅.儿童自我意识的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下旬版,2007,21(6):1423-1425.
- [11] 官旭华,石淑华.儿童自我意识[J].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2001,18(1):13-17.
- [12] 吴怀能,柯雪琴,季玉珍.学龄期儿童自我意识现状调查[J].浙江预防医学,2010,22(4):13-15.
- [13] Sung KM, Puskas KR, Sereika S.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adolescents in a rural Pennsylvania high school [J]. Public Health Nurs, 2006, 23(6): 523-530.
- [14] 石淑华,张静,胡美荣,等.学龄儿童自我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2,18(12):1474-1476.
- [15] 柯雪琴,范雪瑾.杭州市中小學生自我意识水平调查[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3):223-224.
- [16] 吴怀能,陈卫平,王红妹,等.浙江省学龄儿童自我意识和行为问题现状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2): 1081-1083.
- [17] 季颖,单德红,于素维.少年儿童自我意识的城乡差异及与父母文化程度的关系[J].中国临床康复,2005,9(15):184-185.
- [18] Zhao KF, Su H, He L, et al. Self-concept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stay-at-home'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J]. Acta Paediatr, 2009, 98(9):1483-1486.
- [19] 陈学彬,刘恩伟,秦晓民.兰州市某农民工小学学生自我意识及心理状况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12): 2316-2318.
- [20] 高雪屏,于素维,张丹,等.城乡学龄儿童的自我意识比较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12(2):207-208.
- [21] Dekovic M, Meeus W. Peer relations in adolescents: effects of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s' self-concept [J]. J Adolesc, 1997, 20(2):163-176.
- [22] 凌辉.父母养育方式与学习不良儿童行为问题及自我意识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1): 50-52.
- [23] 张静,石淑华,胡美荣,等.影响学龄儿童自我意识的家庭环境因素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03,24(4):320-322.
- [24] 陈培发,吴怀能,余新图.金华市不同生源学龄儿童自我意识水平比较[J].现代预防医学,2008,35(12):2271-2273.
- [25] Gibson DM, Jefferson RN.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the use of growth-fostering relationships on self-concept in adolescents participating in gear up [J]. Adolescence, 2006, 41(161):111-125.
- [26] Fraine BD, Damme JV, Onghena P.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self-concept and language achievement: A multivariate multilevel latent growth approach [J]. Contemp Educ Psychol, 2007, 32(1): 132-150.
- [27] Möller J, Pohlmann B. Achievement differences and self-concept differences: stronger associations for above or below average students [J]. Br J Educ Psychol, 2010, 80(Pt 3):435-450.
- [28] Ireson J, Hallam S. Academic self-concepts in adolescence: Relations with achievement and ability grouping in schools [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09, 19(3):201-213.
- [29] Durlak JA, Weissberg RP, Pachan M. A meta-analysis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that seek to promote personal and social skill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Am J Community Psychol, 2010, 45(3/4):294-309.
- [30] 杨荷叶,赵幸福,赵敏.儿童精神分裂症自我意识的临床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10(3):224-225.
- [31] Griffiths LJ, Parsons TJ, Hill AJ. Self-esteem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b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J]. Int J Pediatr Obes, 2010, 5(4):282-304.
- [32] 张纪水,苏林雁,罗学荣,等.长沙市中小學生学习障碍现况及自我意识水平对照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04,12(2):93-95.
- [33] Martinez-Maldonado R, Pedrao LJ, Alonso Castillo MM, et al. Self-esteem, perceived self-efficacy, consumption of tobacco and alcohol in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Monterrey, Nuevo León, México [J]. Rev Lat Am Enfermagem, 2008, 16 Spec No:614-620.
- [34] Blomfield CJ, Barber BL. Brief report: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the field, or both? Australian adolescen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self-concept [J]. J Adolesc, 2009, 32(3):733-739.